

〔美〕 迈克尔·贝拉克 著

ENEMY GUN

伊利格瑪行動

刘明 刘幼强 译



〔美〕 迈克尔·贝拉克著

ENIGMA

伊利格瑪行動

刘明 刘幼强 译



Enigma

〔美〕 Michael Barak

本书根据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7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美〕迈克尔·贝拉克 著
刘明 刘幼强译

伊利格玛行动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75 插页4 字数14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66-1218-4/I·221

定价：3.50元

谨以此书献给雅克，
他没能活到本书问
世的这一天。

序

幕

决 策

佩讷明德，德国北部，

1944年3月13日

一股黄白色的浓烈气焰从巨大的雪茄烟状的火箭尾部喷射而出。液氧混合剂在燃烧室里爆炸，威力巨大的引擎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当发动机的推力达到55000磅时，火箭颤抖着慢慢地从发射台上升起，尾部发出耀眼的红光，它吼叫着，越过波美拉尼亚松林纤细而葱茏的树梢，直冲向那低矮而阴沉的天空。垂直飞行了4秒钟后，这枚重

达13吨的火箭慢慢向水平方向倾斜。不到50秒钟，它已经以 49° 的角度越过海岸上隆起的沙丘地带，很快便掠过波罗的海的浊浪，消失在茫茫天际。

在这荒僻、萧索的海滩上，有两个人正拿着高倍望远镜追随着火箭的踪迹。其中一个的模样，看上去就像狂热的帝国部长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博士炮制的“纯日尔曼民族”的宣传招贴画上的人物。他个子高大，一头金发，蓝色的脾子和轻松自信的微笑，使他那英俊年轻的脸更加引人注目。他身着花呢外套，里边是一件白色的圆领套衫，下着一条昂贵的羊毛便裤。这身装束看上去挺随和，可是要知道，这位32岁的帝国的神童、最杰出的火箭专家——沃纳·冯·布朗博士，是他主持着佩讷明德这个巨大的火箭研究与发展基地。两人中另一个的外表与冯·布朗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个头矮小，胸部狭窄，全身都裹在一件陆军将军制服里。他就是沃尔特·多恩伯格少将，佩讷明德火箭研究所的指挥官。

两人惊喜而激动地观察着火箭的飞行。当冯·布朗还只有十来岁时，他就从家中溜出来，参加了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航空协会。他们常常从柏林郊外的一个发射场发射自制的简易火箭，打那时起，布朗便和火箭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年来，他不断地设计和制造了各种越来越先进的火

箭。然而，每当一台新的引擎吼叫着，喷着浓烟和烈焰直冲云霄时，他仍然难以抑制内心深处的激动。今天的火箭称得上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这是他的最新成果，这枚威力无比的火箭马上就会成为第三帝国手中的王牌武器：V-2。

多恩伯格将军显然也一样激动，他不断发出兴奋的叫声。数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各个伪装起来的实验室和机库中跑出来观看V-2的飞行，浓密的松树林中不时腾起一阵阵欢呼声。

不过，也有人没有加入佩讷明德那天早上的欢庆。在地下控制室里，好些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人聚集在一长排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控制、指挥仪前。从他们担忧的脸上，可以清楚地断定眼下有什么地方已经出了漏子。“再也收不到讯号了，见鬼！”一位头发银白的工程师紧张地拨动着遥控开关，嘴里咕哝个不停，“火箭已完全失去控制！”

“沃尔夫冈，你用的是哪种陀螺仪？”站在人群之外，一直注视着科学家们的一位党卫军上校问道。

“这和陀螺仪毫不相关，”白发工程师的回答中隐含着一丝轻蔑，“火箭上装的是沃塞福防空飞弹的遥控装置。这只是一次试验性发射。”

“你最好还是马上找出办法来，”上校冷冷地

说，“要是出了差错，柏林是不会高兴的。”

这种含蓄的威胁引起的只是一阵沉默。在场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自从三个月前，佩讷明德被置于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全面监督之下以后，恐惧便在每一间实验室里弥漫开来。

然而，即便是恐惧也无法阻止行将到来的灾难。V-2 火箭在云层中消失了，佩讷明德的人再也不能看到它了。火箭独自向北飞去，越过波罗的海，掠过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小岛和180英里外锯齿状的海岸线。10分钟后，火箭突然来了一个倒栽葱，坠落在中立国瑞典的卡尔马沼泽地里。

就在那天傍晚，一位名叫奥洛夫·格哈特逊的老牧羊人来到霍夫曼托普村，向当地唯一的一名警察报告，有一颗“星星”，刚好掉在他的羊群中间。

奥洛夫老头从自己的皮口袋里掏出一大块烧得焦黑卷曲的金属片，警官顿时打消了起初的疑虑。他骑上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急匆匆地赶到20英里外的县城韦克斯向当局报告。第二天早上，整个沼泽地便被特勤警察和军队封锁起来，陆军的工程技术人员挖出了摔成碎片的火箭。火箭尾翼和弹体上清晰可辨的德语铭牌及缩写字母，不

容置疑地说明了这个怪物的来历。下午早些时候，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被召进了瑞典外交部，外交大臣本人向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向这种“对瑞典的中立的粗暴的侵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要求德国政府对此事件做出“迅速的解释”。两小时后，德国大使详尽的电报便到达了柏林，德国外交部长、希特勒的密友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把电文细细地读了一遍，迟疑了片刻，拿起了直通东普鲁士拉斯滕堡希特勒总部“狼穴”的那架红色电话。

在一间墙上挂着地图的巨大木屋里，帝国元首希特勒正和几位最显赫的将军紧张地讨论着，屋角的电话突然尖利地响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这天会议的中心是有关盟军对法国即将进行的入侵，希特勒估计可能会在夏天开始时发生。这一夜希特勒看来比往常更苍老，他听着将军们的汇报，面色阴沉。他在一张铺着地图的长桌前俯下身来，黯淡的双眼死死地盯住那张巨大的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地图。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鲁兹特德正在讲解称之为“大西洋之墙”的防御工事。桌子的另一边是一小群人：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冯·凯特尔，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上将，刚从法国赶回的陆军元帅欧文·隆梅尔。稍远一点站着两个军官，表情

冰冷自傲，他们一位是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上将；另一位则是身着黑色制服，佩戴骷髅标记的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屋子的另一端，作战参谋部首领艾尔弗雷德·乔德尔将军和卡纳里斯的助手鲁道夫·冯·伯克一起，正在忙着整理会议最后所需的文件以及空中拍摄的侦察照片。

电话是乔德尔接的，他静静地听完里宾特洛甫略显激动的话，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地图桌前，在希特勒身后弯下腰，低声复述了一遍。

希特勒顿时脸色苍白，蜡一样的皮肤泛出死灰，一股奇怪的火焰使他双眼发光。有好一会儿，他僵立在那儿，但紧接着他勃然大怒，紧握的双拳重重地击在桌上。

“这是叛国！”他发出尖利的怪叫。先从他的面部，接着全身都激怒得扭曲起来。“叛国！”他又叫了一声，“阴谋！”每说一个词他便狠狠砸上一拳，“我的V-2，我复仇的武器！”他转过身子，目不转睛地逼视着将军的脸，“凭那火箭我就能阻止入侵！我能把法国海岸通通变成丘吉尔和那帮犹太佬的坟场！我本可以向他们发射一百枚复仇之箭，把伦敦全部摧毁！”

希特勒停了停，满脸渗出汗珠，“然而现在呢？”他的声音颤抖，“现在我的杀手锏，我最宝贵

的秘密都落到了瑞典人手里，明天丘吉尔就会知道一切。这事是谁干的？”他对着吓得发呆的乔德尔，“向瑞典发射火箭的家伙是谁？我要他到这儿来，乔德尔，马上！我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我要把他绞死！”

希姆莱毫无表情冷冷地说：“这个人就是沃尔特·多恩伯格将军，我的元首。我们这就把他带来，要是我早一些接受对佩讷明德的控制，这样的事是绝不会发生的，我敢肯定！”

“多恩伯格，”希特勒咕哝着这个名字，“多恩伯格，把这家伙带来，乔德尔，马上去！”他猛地转身走出屋子，乔德尔正想说什么，也只好无能为力地耸耸肩，然后向电话机走去。

“沃尔特这下完了。”隆梅尔轻轻对冯·鲁兹特德说了一句。

然而事态又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当天深夜，将军们又被召到建筑物东翼希特勒的私人住处。元首正坐在他最喜欢的那张很深的扶手椅里，显出他的亲密助手所熟悉的那种茫然若失、远不可及的神色。他向走进屋里的将军们难以觉察地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陷入沉思中去了。军官们围着他就坐，又过了好一阵，他才开口，声音低沉，如同自语。这已成了希特勒的

一种习惯——坐在扶手椅里喃喃自语，没完没了，一直说到精疲力竭睡着为止。“里宾特洛甫又来了电话，”他说，“瑞典人要我们就侵犯他们的中立一事道歉，我——道歉？”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有力而激动，“要帝国的元首向那些连仗都不敢打，背信弃义的懦夫道歉？斯德哥尔摩遍地都是英国间谍，他们却要我道歉！每天早上，我都听到又是一个丹麦间谍从瑞典逃往伦敦——还要我道歉！我们要教训教训那帮家伙，让他们明白，侮辱帝国意味着什么。我宣布：绝不道歉！”

“不过，我的元首，”陆军元帅凯特尔恭恭敬敬地说，“要是我们道歉的话，也许可以把火箭要回来。”

“胡说！”希特勒的口吻不容反驳，“这无关紧要。没有火箭德国也照样强大无比。我倒有个想法”——他突然笑了起来——“简直太妙了，这枚落在瑞典的火箭！他们会明白帝国将发出什么样的挑战，让他们放明白，就是中立也不能逃脱我的惩罚！叫他们发抖吧！下一次，我们的火箭就不会落在卡尔马，而是要落在斯德哥尔摩，落在皇宫顶上。不错，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应该对他们讲的话。”他不乏胜利者的得意。

“对多恩伯格怎么处理呢？”乔德尔不安地问，“明天他就要由专机押回来了。”

元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他：“把他送回去，”他说，“我不需要他了。”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闭上眼睛，谈话就此结束。

在屋子角落元首无法听到的地方，有点发愣的冯·伯克向卡纳里斯上将靠过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人已经疯了。”

卡纳里斯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沉默了一会。冯·伯克开始后悔自己冲口而出的话，就凭这句话他即可送命。

卡纳里斯终于开了口：“是的，”他一字一句地对冯·伯克说，“这个人已经疯了。”

英国大使一接到紧急通知便急忙动身前往外交部，在外交部华丽的阶梯上，正碰上往外走的德国大使。两人都很有些尴尬，急忙朝后一退，眼睛望着一旁，摆出一副互不理睬的模样。英国大使继续走路时才猛然意识到，德国大使刚离开的地方正是他此刻要去的瑞典外交部的办公室。

部长办公室的门刚关上，大使就发现一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外交部长看来还未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的脸上愤怒的红斑还未褪去，双眼怒火中烧，当他请来访者坐下时，声音还有些颤抖。大使着实纳闷，不知那位德国同

行的言行怎样冲撞了这位一向彬彬有礼，善于克制的瑞典人。也许德国人和自己都是为了同一件事：V-2事件而来。

大使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陛下政府，”他说，“已通过各种可靠途径，得知有一枚德国火箭坠落在贵国的领土上。”他停了停继续说道，“我国正在和德国交战，毫无疑问这枚火箭是冲着我们来的，”他的声音变得坚定，“因此，它属于我们。我们希望能在坠落地点将它取走。”大使措辞强硬，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要求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瑞典是中立国家，它不敢冒得罪帝国的危险，将火箭交给德国的敌人。

使他更为吃惊的是，外交部长并没有驳回他的要求。“请原谅我告辞片刻，”外交部长镇静地说，“我要去挂一个紧急电话。请留在这里，我就在秘书的办公室里打。”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气色差不多已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当他开口对疑惑不解的大使说话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明显的满足感：“我刚和首相通过电话，首相请示了古斯塔夫国王。对于贵国政府希望得到火箭的要求，我们并无异议，只是此事尚需保密。我们将在瑞典的领土上移交火箭，再由你们自己把它运回去。我的助手下午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磋商交接火箭的时间、地点等有

关事宜。”

36小时后，临近午夜时分，一架没有任何标记的DC-3达科它型飞机在斯德哥尔摩郊外一条废弃的跑道上降落。飞机是由一位叫杰米·布雷德福的美国王牌飞行员驾驶的。他受过特殊训练，专门执行这类非同寻常的飞行使命。一辆民用货车从黑暗中驶来，接着一些人便匆匆地把一个个沉重的板条箱和用防水帆布裹上的小包装上飞机。与此同时，地勤人员忙着给飞机加油。不到半小时，飞机又起飞了。驾驶员为了避开德国防空火炮组成的密急火网，沿斜线飞过挪威。飞机穿越雷雨交加的风暴，最后，平安地降落在伦敦郊外的基斯托军用机场上。

次日晚上，一群高级军官和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机场主跑道几百码外的一座巨大机库。机库外伞兵特勤队戒备森严。士兵们一眼便从人群中认出胖胖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来宾中还有头戴贝雷帽、胸前别着两枚勋章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欧洲盟军总司令、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

这群不速之客登上锈迹斑斑的旋梯，来到一个小小的平台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俯瞰机库的中央。一切多余的设施都搬开了；强力探照灯耀眼的光柱投向一个椭圆形的、模样丑陋的东西。

一群机械师正小心翼翼地把沉重的尾翼装在火箭的圆形弹体上。

“那么，这就是V-2了，”丘吉尔咕噜了一句。他刚出席了一个正式的宴会便径直赶来，此刻身上还穿着深色晚礼服，系着蝴蝶领结。他把眼镜向上一推，在栏杆前俯下身去，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被希特勒称为的最致命的武器。

“V-2 代表胜利，是吗？”艾森豪威尔 随意问道。

“我们一些来自丹麦的情报是这样认为的，”首相的科技顾问V. R.琼斯答道，“不过来自德国的消息则说V代表复仇之意。”

“要是我们让它飞过海峡，那无疑是一场可怕的复仇。”首相肯定地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部署这些怪物的地方，竭尽全力把它们摧毁掉。在希特勒造出更多的火箭之前就得动手，以保证登陆的成功。”

一位面色红润的年轻少校有意在首相背后咳了一声，丘吉尔转过身，年轻军官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军事情报处处长要见您，先生。他说事情很紧急。”

丘吉尔点点头，从前胸衣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烟：“对不起，先生们。”他走下旋梯，少校把他带到机库中央。博德利将军正在巨大的火箭残骸旁

等候，他一言不发，递给丘吉尔一张粉红色的电报纸。上面只有几个字。

丘吉尔看完电文便陷入了沉思。“这无疑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他忧心忡忡地说，“它会把我们的登陆变成一场大灾难，使我们蒙受耻辱。”

军情六处处长神色严峻地点点头：“我认为，还有一个法子可想，先生。您也许还记得我在12月份提出的那个计划吧？”

丘吉尔注视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物色到合适的人选了吗？”

“我想是的，先生。”

丘吉尔久久地凝视着德国火箭，“一个可怕的家伙。”他自言自语道，带着难以揣测的表情看了看博德利，然后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机库。

博德利将军的唇上现出一丝微笑。他疾步走到机库角落，拿起紧急电话，接通了特勤处的麦卡利斯特将军，“我刚刚见过他，”他耳语般地说，“我想已经给我们开了绿灯。那么就定在明天，怎么样？”